



田野

○李俊蝶

抢着先地,麻鸭下水了,桃花开了,青草芬芳。

看,田野饱满,通泉草、马兰、泥胡菜、毛茛、问荆,呼啦啦地长。

在春天,适合重复童年的纯与真。春天里,去马兰中搜寻,蛇泡爱附着它生长,把自己红红的果隐藏。蛇泡就是蛇莓,前者没有后者好听,后者也不及前者亲切。蛇泡,红红的,小小的,圆圆的一颗,咬破外衣就露出内里白生生的肉,汁水四溢。有老一辈爱吓唬孩子说,这果是蛇吐的泡沫。但每到春天,还是会有一群小屁孩在田埂上翻找。

铃铛草,一丛一丛生长得招摇。我摘下最高的,鲜嫩的一根。逆着生长的方向,拉扯着它的每一根小触角,向下,撕到茎的最长,过程里确定不会断掉。眼睛在着急,手指笨拙,我索性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耐心撕扯。像三角形的铃铛垂挂,一个紧挨着一个,我放在耳边,大拇指与食指捻着根茎转

动,叮铃铃,叮铃铃的脆响。

连着做了十几根铃铛,我把它们捆在麻花辫的尾梢,像小时候一样,所有在春天相遇的小花都会在我的发间生长。油菜花嫩黄,断肠草酸紫,鸭拓草的花娇小湛蓝。还有狗尾草,捋着就如奶狗尾巴一样,毛茸顺滑,十个里只有手最巧的那个才能编织成花环戴上,引来艳羡的目光。

野豌豆开出浅紫色的花来。它的叶片,和含羞草相似,又像羽毛,一簇簇连绵在田埂上。它的豆荚比豌豆荚要小上许多号,等着鼓包就可以摘下,捻出豆子,剩干净的豆壳,合拢,放在嘴边就可以吹响。像笛,像瓮,急的,缓的,三长一短,两短一长,随意变幻出曲调。清脆,如百灵鸟的啼叫。悠扬,如月光。

母亲喜欢在春天的田野上找野豌豆,吹响。有时在外,我遇见了,也会摘下带给她。看她细细摆弄豆荚的温柔模样。就像

她看着我,在檐下玩过家家,拿山萝卜的果壳黑指甲,苞尖叶梗掐成一段段挂在耳上,问她好看吗?不经意里,我的童年被她的童年滋养。

一连串与田野相关的美好事物,都是母亲带我认识的。她说,田野会生长希望,是温饱,是哺育婴儿的乳汁,是依靠,是传承。她从她的母亲那儿学习,再教我辨别、采摘、烹制。清明菜和面粉蒸饼,清甜。折耳根麻辣凉拌,鲜香。荠菜剁碎包入饺子,水开,下锅,等待浮起的过程,白烟腾腾,好像守着我吞咽的口水在蒸发。打小有的这口吃食,融进祖辈的故事,便有了情绪,在失意、迷茫时涌现,给予慰藉。

把生活放进田野。祖辈们把自己放进锄头,抡起,高过肩膀落进大地。扬起的高度跟他们们向矮的背一样,从青年走向壮年,壮年走向老年,他们又像是上坡下坡的人,

每一步慎重地踏实土地。他们用着对春的敏感,扯过一把野草咀嚼,盘算着春雨、阳光、播种以及收成。他们以节气作问候语,打开羞涩的土地,以成熟的豆子、沉淀的番薯,证明一把锄头的忠诚、辛勤。是一把锄头敲亮无数春天的黎明。

春天的田野从来是光明的,温柔的。像轻轻拍下一溜儿爬上裤腿的大蚂蚱,看它威武敏捷跑向田埂的那头。像白鹤成列在山岗回旋,有一只偷落在老井田,汲水到欢快,惬意得翘起爪来。像此刻依附住外衣的苍耳,它哪是惹人厌的刺头,它只是比蒲公英的花球更像一个奶娃子,铆足了力用小手抱住我的手臂。

到田野中去。看,春光里,草的摇曳,野花的肆意。

到田野中去。遇见淳朴的事物,温暖的治愈。

到田野中去。有一棵植物在歌唱光阴。

诗歌

我终将作为你们墓碑的一部分

(组诗)

○胡中华

清明

我种植了五十年的鲜花
来看望你:父亲!
杨柳风停在枝头不再声张
杏花雨收不干泪痕
胡豆花,豌豆花……早已
湿了黑眼睛,紫睫毛,麻雀低飞
父亲,你醒一醒,好好地
看看,你的儿子,那三叩头
也扶不起的毛草啊

脑海中的往事只能模糊
你的背影,我稚嫩的肩膀
扛不起你大山的脚印……
你就听听鞭炮响吧
它有你野性的耿直,磷火的血性
你就闻闻烈酒香吧
它有你种过的三坡红高粱,燃烧的
万杆火穗……父亲
天已放晴,四周的青山围过来
云朵放慢脚步,我在落日里
见到了你的锄头和金棺材



随笔

温室的花朵,是它的错么?

○罗弛

我们常常用温室的花朵来形容人的不堪一击、弱不禁风、不能独立等,这多半让温室的花朵含有贬义色彩。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:温室,正是这些花所呆的最好位置。

我是个喜欢绿色植物的人,在办公室摆放有绿萝、文竹、白掌、万年青、观音竹之类的绿色植物。放长假前,我突然奇想:把植物全部搬到露台上,让植物们享受阳光雨露。结果假期归来,好心却没得到好报,这些绿油油的植物全部变黄的变黄,变黑的变黑,变少的变少,令我好一阵心痛。

这个周末我起了个大早,赶到花鸟市场,买了一些之前栽培的绿色植物,重新进行移栽、修叶、清洗。当我把花钵端回房间时,狭小简陋的办公室一下子活力十足,一片绿的海洋。

我驻足欣赏,乐在其中。此时,我脑海里闪过一个问题:温室的花朵为什么被贴上娇生惯养、脆弱不堪的标签呢?先前温室的花朵在室内生机勃勃,搬到室外都夭折了:要么受不了阳光的照射,要么受不了雨水的浇灌。它们本来只适合温室生长,我们却非要把它置之室外而让它们死亡,还贴上贬义的标签,这于温室的花朵来说何罪之有?

由花及人,只有认识自己、摆正位置才能显现价值。

认识自己,是一种智慧。古人说“知人智,自知者明”,要充分了解自己,尤其是自己的优势。我们都知道著名的“木桶理论”: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,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板子。换句话说,一个人的综合能力,取决于自身的弱点。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,很多人忙于弥补自己的“短板”,但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。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把一万件事做得平庸,不如把自己的“长板”这一件事做到极致。所以,通往成功的关键,在于认准自己的优势,并将优势发挥到极致。

科学家霍金,21岁时患上肌肉萎缩症,从此被禁锢在轮椅上;43岁时,气管手术让他完全失去说话的能力,全身只有三根手指能活动。然而,身体的“短板”并没有阻碍他智慧的“长板”。他在助手的帮助下,聚焦优势,通过敲击一个个按键,敲出了《时间简史》,成为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。

找准位置,是一种境界。当我们清楚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与短板后,我们要努力做到扬长避短,将一技之长用到合适的位置上,假以时日,就能大放光彩。

有一个寓言故事,讲的是一只到处流浪的老鼠,在佛塔顶上安了家,它不仅可以自由走动,还能享受到信徒提供的美味。每当看到信徒烧香磕头时,老鼠就会很骄傲地想,这些人类居然还会朝我跪拜,真是愚蠢至极。有一天,一只猫闯了进来,捉住了它。老鼠求饶:“你不能吃我,人类都要向我跪拜。”猫嘲笑说:“你向人跪拜,只是因为你在佛身上。”老鼠遇到这样结局,只因它没有摆正位置。

当然,以短为长,在特定条件下也能成功。古人说,“用人之长,天下无不可用之人;用人之短,天下无不可用之人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有两个老板碰面交流经营心得,其中一个老板抱怨自己公司的三名员工不成才。另一个老板询问原因,答道:“他们一个吹毛求疵,整天嫌这嫌那;一个杞人忧天,总为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担忧;而另一个游手好闲,喜欢在外面瞎逛乱混。”老板回复:“干脆让他们三人到我的公司上班吧,这样也省了你的麻烦。”第二天,这三人到新公司报到,新老板早已为他们安排好了工作:爱吹毛求疵的负责监督质量,杞人忧天的负责安全保卫,而喜欢闲逛的负责外出做宣传和调查。不久,三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优秀的业绩,皆因他们站对了位置。

一生不长,我们要不断地在尝试中找准自己的优势,专注自己的“长板”,并在合适的位置上,深耕细作,坚持不懈,心怀谦卑,从而让自己的人生增值。



湖畔余晖 张成林 摄



散文

轻衫醉卧紫荷田

○蔡志龙

周末的下午,信步踱在乡间的田埂上。陌上花开,菜花金黄。忽见一处浅沟中,几朵紫云英,高举着紫色的小花,兀自风中摇曳,若隐若现的清香,萦绕于鼻尖之间,心中竟有些温暖,那些时光深处的紫色记忆又被打捞了出来。

在乡下,紫云英是叫红花草、花草的。说是花也是草,因它全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也没有丹桂的香飘十里,更无桃花的灼灼其华。就是那么一小朵,或紫或白,蝴蝶般的精灵,毫不起眼,却不觉寂寞无聊,守望故乡的土地。百花散尽的暮春时节,花草热烈绽放,如火如荼。千万朵团结一起,像一片紫色的海洋,随着春风的旋律起伏,如梦如幻。从田边到村头,从山脚到渠坝,平铺直叙,接天连云。你靠近它们,似乎能听到花的笑声,“咯咯咯”,烂漫天真,纯朴无邪,活脱脱一群乡下的孩子,跟草一样,野地里生,野地里长。

我对花草太熟了。每年深秋,晚稻还没收割,乡人们就种下草籽。任凭人踩牛踏,几个月未见动静。经过一冬的蛰伏,历经冬霜雨雪,我以为它们就此殒灭无痕。谁承想,春天的号角吹响,它们铆足了劲,先是星星点点,转眼之间,蓬勃旺盛,葱茏一片,如绿毯,铺满田畴。花儿肩并肩,手牵

手,高昂着头,像举着火把,又像朵朵紫荷花,绚烂壮观,无边无际,像极了春天的省略号,在故乡原野上写下最美的诗行,韵味无穷。

放牛时,伙伴们把牛赶到一处水草丰茂的溪边。花草的茎很长很嫩,匍匐地面,盘根错节,躺在上面,如床垫般松软绵柔。叶子细嫩,挨在脸上脖子上,痒痒的。大家打闹翻滚摔跤,累了,躺在花草的怀抱中,仰望天空,看流云飘荡,听蜂鸣鸟啼,惬意舒坦,沦陷于将醉未醉的状态中。渴了,掐根草茎,轻轻咀嚼,甜中带着青草味儿。清朝朱彝尊曾写诗:“活得梅花三白酒,轻衫醉卧紫荷田。”农家娃最爱亲近大地,沉湎于花梦,梦境甜美,熨帖而踏实。孩子们喜欢把花草串起来做成花环、项链,戴在头上、脖颈处,扮做新娘子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快,不知谁喊了声,牛跑了。大家赶紧去寻牛,牛儿肚子还没饱,牵到花草田里,牛儿可爱吃花草哩!有一回,大家玩忘了形,牛吃多了花草,肚子胀得像面鼓。于是赶紧找大人,寻求兽医,方化险为夷,兽医说是青料胀。后来放牛再也不敢让牛吃花草了。母亲让打猪草,我贪玩,完不成任务,总是割点花草回家凑数。

记忆中,花草是可以用来果腹

的。婆姨们采摘来花草的嫩叶嫩茎,锅里拌炒一下,滴点麻油香油,或掺在白菜芥菜里,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那些年,花草填饱了乡人的饥肠,帮助人们度过了难捱的春荒。

父亲无暇欣赏田间美景,一年之计在于春嘛,春耕耽误不得。父亲赶着牛儿,挥动长鞭,犁铧欢腾,水浪翻涌,花草倒伏,无怨无悔。不过仍有那么一两朵紫灿灿的小花,依然挺立,向人们做最后的告别。花草是最好的基肥绿肥,沤烂之后,稻谷产量高,稻米口感好,米饭最香。它低碳天然,是无污染的有机肥。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嘛。那时候根本没什么化肥,花草可是庄户人的农家宝。

我怀念花草,只因它不仅承载着儿时的快乐记忆,更让我时时想起故乡那些甘于奉献、勤于奋斗的人。终其一生,平凡普通,从不期待芳华永驻,牛儿肚子还没饱,牵到花草田里,牛儿可爱吃花草哩!有一回,大家玩忘了形,牛吃多了花草,肚子胀得像面鼓。于是赶紧找大人,寻求兽医,方化险为夷,兽医说是青料胀。后来放牛再也不敢让牛吃花草了。母亲让打猪草,我贪玩,完不成任务,总是割点花草回家凑数。

记忆中,花草是可以用来果腹

静坐中的母亲

四野寂静。满天繁星仿佛佛陀院院子边,大黄榆树下
母亲仰躺在古旧的竹凉椅里
摇蒲扇,遥想,近忆
宁静似古井,清新如槐花
一丛栀子花坐在她的旁边
像个陪衬,同她一样,不喜欢
月黑风高,暴雨返回
只想听芭谷扬花,稻谷抽穗
后面是山泉叮咚的小溪
前面是蛙鸣浮动的田野
她的梦境有了几分月色
一条小路,带着泥泞回家
几辈人在坎坷中
为什么,走着走着就不见了?
只留下,蜿蜒的汗和泪
母亲突然站了起来
向着对面的山坡,颤抖
像是要呼唤她的鸡鸣鸭们
此时,月大如轮,夜晚亮如白昼
院子前,马鞍山外
高速路上,快乐奔驰
幸福呼啸而过